

官的门

李文甫 / 著

时代出版社

官的门

李文甫 著

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的门 / 李文甫著. - 北京: 时代出版社, 2000.7

ISBN 7-5034-0955-X

I. 官…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437 号

书 名 : 官的门
作 者 : 李文甫
出 版 : 时代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关庄路甲 8 号)
邮 编 : 100101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佳顺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 253 千字
印 张 : 10.875
版 次 :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0001~3000 册
书 号 : ISBN 7-5034-0955-X/I·0097
定 价 : 20.00 元

这一年的秋天。

地处本省西北边陲的硫塘县仿佛一下子成为众目睽睽璀璨瑰玮的明珠。土里土气的小县城一扫昔日的传统本色，展现出妖娆妩媚潇洒多姿的现代风采：五颜六色的彩旗，光怪陆离的装璜，流光溢彩的霓虹，袅袅娜娜拖着广告标语飘带的彩色汽球，舞厅、彩扩、桑拿、电脑、美容、卡拉 OK 等大城市流行的时尚景观应有尽有，比比皆是。有的几乎原模原样原汁原味的搬过来。除了规模等次上有些差异，其种类之齐全，名目之新奇，气势之火爆不亚于称雄沿海的佼佼者。

但是，更令人刮目相看回味无穷的还是刚刚结束的县三千会议。那些天，不要说小县城动地山摇红红火火，连省、地新闻媒介的目光也纷纷投向这里，会议消息、新闻特写、录音专访、电视专题……各尽其能，竞显风流。虽然各有所长，目的却是共同的，不论是画面或文章其重点几乎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新来的县委书记邛川同志。

水有源。树有根。这里面自有来龙去脉。

“新官上任三把火”是邛川上任伊始反复琢磨的问题。怎样把火烧起来呢？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他打定主意利用传达贯彻地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机会，精心组织召开一次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大学刚毕业那年正是“四人帮”大造革命舆论的高峰期。那时他

曾在一个公社里搞过一年的通讯报道，从理论到实践对宣传舆论的威力深有体会。为此，筹备会议时，他特地向有关人员强调三点：一、会议的规模要尽量大一些，参加会议的人员要尽量多一些。二、会议的气氛要隆重、热烈，不同寻常。三、组织精兵强将搞好会议的宣传报道。他特地暗示，要不惜血本上省报、省广播电台、省电视台。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三千会如期召开。全县从行政村、乡镇到县直部门的头头脑脑在五万多沿街排列的中小学生们鲜花、欢呼和锣鼓声中列队进入会场，两千多个座席的大戏院被挤得满满的。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照相机、摄像机的闪光灯、碘钨灯闪闪烁烁，交相辉映。外面，重新粉刷的临街墙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口号。街道上空排列有序的架起一道道赤红的横幅。县委、县政府、宾馆、大戏院和各大机关的大门两旁都竖起十来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分外壮观。特别是中午，大街小巷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此起彼伏的乐曲，如醉如痴的喧哗……整个县城都沸腾了。乍看起来，这好像有点反常，但这里人有个老毛病，什么东西包括过去曾经厌恶甚至极力反对的，只要过一段时间，淡漠了，忘却了，重又出现时，大家仍觉得有点新鲜，不但会欣然接受，有时还会拍手称快，赞不绝口。这一次也不例外，很多人都来凑热闹，看稀奇。

会上，邛川发表了一个精彩的讲话。他的嗓门高声音宏亮，每句话甚至每个字几乎不用麦克风也能送进与会者的耳朵里。县广播电台实况向全县转播，全县城乡近万只广播喇叭一起开动，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12点多，字字句句都响遍每个角落。

邛川的报告比较注意政治上的深沉和语言上的逻辑性，更注重声音的抑扬顿挫和高低快慢，节奏感比较强，除路线、方针、

❖官的门❖

政策等照本宣科，认真阐述外，一般工作方面的内容他都要联系实际，声情并茂，极力表现出一个领导者政治上的敏感成熟和工作方法上的老练与灵活。最精彩的是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不看稿子，出口成章，有时不是欠欠身子，环视一下会场，就是打着手势，神采飞扬地引出个什么典故或特殊事例，绘声绘色，淋漓尽致，极富感染力，博得场上一阵又一阵掌声。接着，县广播电台，县电视台又用综合、特写、专访等形式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将会议，其实是邛川的声音和形象的宣传推向一个个高潮。不久邛川的名字在全县便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而且，通过电视荧幕，他那精干潇洒的身姿，睿智莫测的神采以及口若悬河的应变能力不断嵌进人们的脑际。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人们三五成群地感慨、欣喜，议论的场面。从大多数人的神色和谈话里可以看出，好像老天真的给这个多灾多难的穷地方降下个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活神仙。省报、省电台、省电视台也纷纷使出看家本领把硫塘县，特别是把这次三千会捧上了天。然而知道内情的人透露仅这三家新闻单位硫塘就花了上万元。有人背后议论，是三千会开创了邛川前程的新局面……

硫塘县是个贫困县，不但是省、地扶持的重点，在中央也能挂上号。全县一百多万人百分之九十五靠种庄稼吃饭。民以食为天，发展农业生产便成为县里工作的重中之重。省农学院毕业的邛川到这个县工作称得上得天独厚，憋了十几年的才气真正有了用武之地。他原来在地区一个部门任副职，那滋味用他自己的话说跟喝白开水差不多。眼看和自己一样条件的同学好友通过各种途径一个个都上去了，而自己却仍在徘徊。如果再不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就像坐班车一样晚一趟抢上位就晚些时候到达目的地，

甚至永远搭不上，造成终生遗憾。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欲展不能的时候，上面来了新精神，提出思想要再解放一些，胆子要再大一些，步子要再快一些。为了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地委决定从地直机关选派几位拔尖的人才充实县、市领导层。当时按家庭的实际情况，他有些犹豫。就地竞争吧，又条件不够成熟，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他心一横干脆采取迂回战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他来个先斩后奏，干脆不和家人商量，毅然摘取疏塘县委书记的桂冠。红头文件公布后，他才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对妻子廖利青说：“地委要我去疏塘县当书记，家里的担子全靠你了。”

“去去去，别卖关子了！……”廖利青好像早猜到这一天。不过她没料到会来得这么快，“别说到疏塘，就是到天边俺也不拦你，不过……”她瞟了邴川一眼，见他故作镇静，吃吃在笑，也讪笑道：“俺可要有言在先，小心你那一手别玩漏了，让我和孩子陪着现鼻子现眼！”

“你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邴川板起脸；“娘儿们就是好神经过敏，胡子快白了，还陈芝麻烂豆子的没完没了。”

“亏你说得出口！”廖利青一本正经地：“我不是小心眼，俺是怕吃屎的狗……”

“好了，好了，”邴川摆摆手，嗔怪地瞪了廖利青一眼转身向外走去。

廖利青不由自主地微微打了个寒噤。下意识地感到他那一瞪眼是他们结婚二十多年来从没有过的。过去他也曾瞪过眼，还不止一次，然而这一次却不同寻常，有点儿火辣辣的。

县长赖观文比邴川小几岁，刚刚四十出头，身材魁伟，黧黑的脸膛，以稳重见长。他是个从基层摸爬滚打炼出来的领导干

❖官的门❖

部。小时候，父母双亡，靠姐姐拉扯成人。大学毕业要求回乡务农，从生产队干部一直拱到县里，地地道道的一步一个脚印，刚刚正正的硬汉子。他比邛川来硫塘早半年，文件公布后，他三天之内就办清了所有公的、私的、大的、小的以及针头线脑的一切手续，老婆孩子一窝儿端了过来。两边要接送的同志还没有准备好，他已经到硫塘报到。第四天，便和政府办公室的一位秘书骑着自行车下乡搞调查研究去了。等县人大的法定程序公布时，他已经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当时人们褒贬不一，有的说，赖县长带来了当年焦裕禄的好作风；有的说，都啥年头了，还这样小家子气，看来念不了大经……

半年后，轮到邛川上任时，当时赖观文正在省里开会，家里的工作由县委副书记董华民主持，虽然只是临时性的。新书记上任，他认为这种事有粉得搽在脸上，他特地派了两辆小轿车，自己乘一辆专程在县界相迎；另派公安、交通的领导随同负责清除路障和安全保卫工作。地委组织部也派了一位副部长送行。专车未到，全县乡镇和县直部委办局的主要领导已云集县委小礼堂等候新书记。车队进入县城所到之处燃起一串串鞭炮，排列在县委、县政府大门两旁的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们随着欢快的乐曲翩翩起舞，其情其景可以与迎接国宾的场面相媲美。事后听说由于组织工作未搞好，不但燃放鞭炮时炸伤了两个人，还因为当时天气尚冷近百名小朋友患上了感冒，仅医疗费就花了两万多。加上吃喝招待，全县少说也用去十来万，一时又引得人们一番议论。有人说，这种大少爷作风折腾下去，我们有喝西北风的一天。也有人说，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没有大少爷哪来的大老板呢！打肿脸充胖子又有什么了不起？！

生活往往就是这么滑稽。

二

更带戏剧性的事还在后头哩！就是在那次不同凡响的三干会上，邛川在讲话中曾经津津乐道地提出一个新观点，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各级领导不但要学会挣钱，还要学会花钱，哪怕花空了，冒了一屁股债，也不要怕。口袋里没钱就会逼着你去想办法。挖空心思，不择手段，这就叫主客观的相互作用，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他像说天书一样，云里雾里侃得人们个个都睁大了眼睛。病孩子最害怕鬼叫，长期禁锢在计划经济的人刚一接触到这种新理论，不是饥不择食，便是形而上学，会后一些人只记住了“挖空心思”和“不择手段”，而忽视了市场经济关键是“发展”这个根本，导致了許多乱子。

邛川是不怕乱子的。后来有人反映到省、地有关领导，因为属于理论范畴的问题，省里一位领导批转省一家理论刊物，这家刊物的主编亲自带着两位专家前往与邛川商榷。来人刚提出个引子，邛川便一口否定，他义正辞严地：“我在三干会上的讲话有文字稿，白纸黑字，空口无凭，简直是放屁！”

这件事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经他这样一火，反使对方下不了台，那主编尴尬地：“我们只是按照领导的指示与您交换一下意见，没有其他意思。”

对方亮出底牌，邛川更不退让：“我不是搞理论研究的，不讲究这个论那个理，只注意实际效果！”

和主编一起来的一位专家见邛川不识抬举，便一针见血地：“你不要以为你的言论没什么恶果，做为一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

❖官的门❖

志，你应该清楚你们县近期发生的几起经济案件与你在三千会上顺口开河有直接关系。”

“你有根据吗？”邴川洋洋得意地追问。因为他清楚的记得他的那段讲话没有印成文字稿。

“有！”主编严肃地随手从黑皮包里取出一盒录音带送到邴川的眼前，“这是我们根据群众的反映从你们县广播电台借来的原始录音带，不信你可以听听。”

邴川一时语塞，像泄了气的皮球，斜靠在沙发上。

让邴川头疼的事远不止省里的来人。这，对他来说，仅是一次失误，有惊无伤。

当他刚刚送走省里的来人，就接到妻子廖利青火急火燎的电话“……小吕，他，他进去啦！……”

可真是劈头一棒。邴川有两个孩子，都是男的。小吕是老大，初中未毕业就不上了。老二还小，正上小学三年级。关于小吕过去曾多次请有关部门的同志关照。不然可能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一次……他不敢想下去。

当晚，邴川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家里。

他住在原来单位的宿舍楼。因为是第三层，车子一进大门就能看见三室一厅的房间灯火通明。不需邴川事先交待，司机良友将小车直接开到楼下才停。长期给领导开车的人大都能摸到主人的一些生活规律和习惯，不然就开不下去。邴川要车时，良友刚吃过晚饭，他原以为书记正在开常委会，不会外出，便心安理得地看电视。他从县委办公室主任郭大青电话里的“书记要回家”五个字中已付出此行的分量。加上，从上车到下车，一路上邴川一句话也没说，他沉着脸，不吸烟，也不瞌睡，头贴着靠背，仰

着脸，时不时用手拍着脑门子，好像聚精会神地思考着什么；稍许又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不时瞅瞅车速仪，红针已经划到120迈了，还嘘嘘地出着长气。照往常的经验，良友小心翼翼地将车停稳。

“我先上去！”邴川的腿还没迈出车门，先进出这四个字，意思是你就在这里委屈点吧！

良友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半天只好说了个“好！”

邴川推开虚掩的保险门，屋里正坐着四五个亲戚或要好的人在低声细语地劝说妻子廖利青。大家本来都压抑着，见他阴着脸进来，也都没敢打招呼，他好像看也没看大家，径直朝内室走去。

廖利青见丈夫到来，憋了老半天的气、恨、丑，像决出闸门的洪水一样“哇！……”地哭起来。

邴川从室内跳出来：“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嚎！”

廖利青立即止住哭泣，心里暗喜：我就是等着你这句话哩！

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将听来的关于小吕被拘留的事说了一遍。

邴川皱着眉，沉着脸，只听不语。当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紧不慢地：“什么宿奸嫖娼，有的老头子不是大明大白地在高级宾馆里搂大闺女吗？”

廖利青哭丧着脸：“奶水子没干的孩子，说出去，不好听啊！”

有人马上附和：“是，是，……”

“那又怪谁呢？”邴川见由阴转晴的妻子好像也不以为然，一股无名的火升上来，责备道：“整天不是跳舞就是打牌，看录像，能管好孩子吗？”

❖官的门❖

“尽说鬼话！”廖利青岂甘示弱，她立马拉出个大吵大闹的架势站起来，“你说得倒轻巧，屁股一拍去当官，把个孽障甩给我，胳膊腿都在他身上，我能整天跟着！”

在场的人连忙相劝，都说孩子出了事，做父母的再吵也没用，还是尽快想想办法才是。

不要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单独较量邴川也不是老婆的对手，不仅他自己明白，连经常往来的亲友也知道。这会儿邴川只不过想在大家面前做个父母官的男子汉的样子看看，廖利青哪里会买他这一套。

当晚，邴川给地区公安处一位家住疏塘的副处长拨个电话，对方立即答应明天就让邴小吕出来。不过那位副处长也附加了一个对邴川来说只算是微不足道的条件，请将他一个在乡下教小学的小舅子调进县城党政机关，邴川一口应允。

当室内风平浪静后，邴川才想起楼下的小车和良友，他打开窗子朝下喊：“你回去吧！”

蜷缩在小车里的良友神经质地看看表，已是凌晨两点了。

这一夜，邴川和廖利青都没有睡好觉。开始他们为儿子的事再次发生争执，继而商量搬家。

争执什么呢？邴川还是怪老婆没有管好儿子。而廖利青当然怨他不该往下跑，就是当跳板，也不应找个穷地方，提起簸箕米动弹，没完没了。

俩口子虽然无话不谈，但邴川当时选择的确没有向老婆说明白。同时一时也无法说得明白，只能用实践让老婆慢慢明白。当初，领导找他征求意见时，还有另一个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县供他选择，而为啥他偏要来疏塘呢？他当时对领导的表态是“愿意到条件差，比较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如此境界，讨得地委领导异

常欢欣；后来，在县三千会上，他的解释更令人震惊，他拍着胸膛慷慨激昂地“誓与一百多万父老乡亲同呼吸共命运，脱贫致富奔小康！……”不过，说归说，做归做，到任快一年了，还是一个人吃住在县宾馆里，让明眼人难免有点儿心凉。

事实上大伙儿心凉并不是多余。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天，七八十个星期日，星期天休息天经地义，加上其他节假日和到地区开会，大概总共有一半时间不在县里。这样的遥控指挥能指挥出丰产丰收，脱贫致富吗？再说从地区到硫塘一百多公里，车接车送，光汽油也得烧它个一万多公升，每公升按两元计算，这个连小学生也能算得出的数目字的概念又是什么呢？

“吹毛求疵！”都川曾经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批评这种品头论足的自由主义，“书记是领导，领导也是人么！人都有七情六欲，回家过星期天是人之常情，来去坐小汽车是应享受的待遇，也是工作需要嘛！……”

鼻子太压嘴。到底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谁也难说得清，谁又能敢公开与领导辩个高低？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有两重性，甚至多重性。只要是神经正常者，往往又都将那不能公开的一面隐蔽起来，这大概也属于隐私的范畴。

都川当然不会例外。他到硫塘来的隐私可以用深思熟虑来概括。首先是地理优势，硫塘地处偏远，是有名的贫困县，县内不但有一条穿越四省的大河，而且还有一座关系两省四县人民切身利益的节制闸。每当洪水来临，特别是决定是否开闸的关键时刻，地区、省，甚至中央的领导都要亲临现场。这看来是灾难临头，甚至会危及生命，实际上正是表现一个领导者才能的关键；其次，中央最近连续发了几个文件，比较重视贫困地区的工作，

❖官的门❖

省里、地区的头头也经常往贫困地方跑。虽然工作难度大，但也最容易接近领导，也最容易被领导发现，只要工作有起色，不会当无名英雄；再其次，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都比较落后，人的素质相应地较差，落后的、消极的、腐败的……他总结的最根本的经验是，近年来凡是到硫塘工作过的书记、县长离开这里时都是更上一层楼，有的还越级提拔到省里担任重要职务。

搬家的事，对廖利青来说一拍即合。这里面又有三层意思，一，从地直到县城，可以说是放弃优越条件到较差的环境里生活，表现出支持丈夫工作，乐于奉献的精神；二，河小不等于水浅，庙旧不等于僧穷。从邛川当书记至今，他接待的络绎不绝的送礼者说明，那里的潜力比富裕的地区也不差。而且来者往往从一楼层层往上找，问得上下左右都不安。据说硫塘那边的住处是个单门独户两层楼房的四合院；三，大儿子小吕与一帮流氓打得火热，难以自拔，趁此可以改变环境。遗憾的是，搬过去她和他都失去了生活里的“自留地”。

邛川的确不情愿搬家。

但不搬又确实不好，儿子的事固然重要，还有比儿子更重的事。地委一位负责同志已经找他谈过话，领导虽没有直说，从委婉的谈话中已点出他的毛病。因为上任书记的家早搬走了，房间也已重新整修完毕，应尽快将爱人和孩子接过去一起生活，避免因小失大。同时告诉他组织上已派人帮助联系安排廖利青的工作。至于邛小吕，因无正式职业，又无完备的条件，暂时随他们在家待业，以后组织上再考虑。

就这样，邛川的家搬到了硫塘县，住进了书记大院。

三

提起邛川搬家的事，还真红红火火了一阵子。

不知是哪年哪月，也不知是哪个地方，更不知是名人还是百姓，由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如工作调动，乔迁新居，坐月子生娃，孩子升学等正常事生发出来的花花样样悄然兴起。这当然要因人而异。有头有脸的想捂也捂不住，而平常百姓想抖也不一定能抖起来。在疏塘县，像邛川这样的家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么！刚商量搬家，邛川就预料到准有人要借题发挥，搞什么“乔迁之喜”、“烧锅底”等所谓象征吉祥之类的活动，他当时持犹豫态度，曾叮咛廖利青“咱们不搞那庸俗的一套，要注意影响。”

廖利青可不是这样想，她虽不是大家闺秀，却也是在不大不小的城市里长大的，四十多岁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什么样的事没经过，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连夏天蚊子从眼前飞过也能分出个公母。邛川从地直下到县里，她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却也默许过，要不她在书记、专员那里几句话就准能将他扒掉。至于搬家，也是她求之不得的。她的“求”正是要在这上面做文章。于是她不冷不热地：“这事你别管，我会处理的！”

廖利青的精明之处就是在生活中悟出了真谛，找到了诀窍。过去，在地直虽然丈夫也是个官，但在官场如海的竞技场上，她这个所谓“二把手”充其量只是个小不点的摆设。如今鸟枪换炮，堂堂正正的“第一夫人”，打个喷嚏也能惊动个科股级人物。常言说“千里去做官，为了吃和穿”、“过了这个村，再没有这个

❖官的门❖

店”，只要不是拧着门鼻子硬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她越想越惬意。

可以说，廖利青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她曾经不止一次地琢磨，做为最高级动物的人可能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劣根性，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了，经过真刀真枪，杀杀砍砍、风风雨雨，不惜血本杀了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大官，发誓要彻底根除的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流毒，现在却明目张胆地沉渣泛起，兴风作浪，甚至有些相当一级的大官见了成捆的老头票、沉甸甸的金东西却面不改色心不跳放进自己的柜子里。“有钱能叫鬼推磨”虽不是司空见惯，却也不再神秘。要不，那些香港的、台湾的、日本的、美国的，曾经白纸黑字，口口声声“不共戴天”者竟到处香起来，那些过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七倒八倒，房地产，炒股票，甚至一夜之间就成了大款，逛舞厅、玩女人，还不都是因为有钱。钱的确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一切。

不，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权，要不是老头子大权在握她死也不会朝这穷县城挪。

“恭贺啊！”刚刚指挥着把家俱摆放停当的廖利青，正想在沙发上喘口气，一位矮胖敦实的中年男人笑咪咪地走进院里。既是指挥者又是战斗者的郭大青累得满头大汗，脊背上被汗渍早已浸透，白的确凉汗衫鼓着大大小小的气泡紧贴在肉皮上。他直起腰，一边向来人打招呼，一边向满脸堆笑的廖利青介绍“这是我们县里的董书记！”

“我叫董华民。”董华民自报姓名，肉嘟嘟的四方脸上撒着星星点点的白麻，笑起来高洼不平的肌肉颤颤乎乎。可能是刚刚丢掉烟头，呼出来的气还滞留着浓浓的烟味。

廖利青连忙让坐，一边递烟一边叫苦“搬个家可真不容易，

折腾来折腾去，给你们当领导的也添了麻烦！”

“哪里，哪里，……”董华民环视四周，征询道：“咱们这穷地方比不上地直的条件好，让你们受委屈了。”因为董华民分管办公室，重新整修事自然由他负责。他的言下之意，是问主人是否满意。

廖利青早从丈夫的嘴里知道董华民的大名。同时也知道他的外号“坐地虎”。单从这不太入耳的外号就足以说明此人是疏塘县的实力人物。也知道董曾为重新整修大院和房间花费的心机。别的不说，单从五万多元的专项开支就可以想象到整修后的情景。地面、墙壁、灯具，所有有点旧的设备都更换一新，连下水道的排污管也换成崭新的，里里外外，虽不是金碧辉煌，在全疏塘却称得上一流。所以，廖利青乐呵呵地：“咱们都是来工作的，什么条件不条件，有地方住就行。”虽不是豪言壮语，却也掷地有声。人，奇就奇在这方面，同是一个人，可能有几副面孔。

一阵寒暄董华民就要告辞。廖利青送到院中，董华民请她留步，并压低声音道：“我这里先抽空来看看，你们刚到新地方，开始不一定适应，晚上我再来坐坐！”言下之意还有下文。他只远远地跟郭大青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他知道邳川正在地委开会，晚饭前可能回来。

董华民的投石问路，廖利青心领神会。

晚上，董华民头前探路，见院里没有外人，便示意外面出租车里的儿子和司机将一座一米多高的自动大座钟抬进来。邳川刚从地委开会回来，见董华民如此盛情，有点不好意思：“这怎么能使得呢！”

“新家安定，应该庆贺，”肥头肥脑的董华民可能是刚喝了酒，涨红着脸，殷勤地：“别嫌寒碜，这只能算个小小的纪念